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记忆

迈着少年人急切的步伐，越过车水马龙的市区，穿行于绿意浓郁的田野、牧场与树林，与一大群同学无忧无虑地唱着、笑着，无边无际地漫语着，徒步走向上海中学，已是50年前的情景。

好快，这50年，犹如波涛流逝。多少往事，我已不能追叙。然而，记忆里的上中校园却清晰如昨，依旧那么美丽温馨、生气勃勃。

还记得，1964年秋，第一次去大礼堂参加校友会，拘谨地坐在优待初一新生的第一排木靠椅上，僵直地昂首挺胸，等待叶克平校长登台训话。谁知，那天叶校长是以生动的语言做时事报告。我虽然无法全部听懂他的讲演，但他多次在低年级同学大声要求下，含笑与他们对话，回答一个个尖锐深刻的问题，涉及政治意识、生活方式、课程安排等等，却使我惊讶之余意识到，我来到一个很特殊的、学生可以自由发言的中学。

后来，班主任陶瀛孙老师告诉我们，这不仅是校长与学生间的自由讨论，也体现了上中特有的教学方法：教必须是启发式的，学应该是主动型的。

而我马上就被这种教学方法，狠狠打下当头一棒。经过几次“新生独立作业”，我自以为已把数学课程

叶克平校长与上海中学

◆ 高建国

【作者简介】

高建国 原上海中学67届初中生，现为作家。著有《拆下肋骨当火把——顾准全传》等。

松拿下，便肆无忌惮地在课堂上看小说，教数学的彭恕华老师居然并不禁止。如此潇洒了两节课后，彭老师客气地把我请去教研室，取出本周测验题要我试做，我却汗流浹背难以完成。彭老师严厉地瞪着我问：“只有具备自我归纳和自我检验能力的人，才能在课堂上看小说。你具备了没有？”她这一问，使我面红耳赤，终生难忘。

最近，读到叶校长子女编写的纪念集《掬水留香》，我才知道，上中的教师为了贯彻叶校长倡导的这种教学理念，集体备课时总要详细讨论，每45分钟推进到什么程度才符合科学，学生如何才算真正掌握了独立自主的学习与思考能力。

唐秀颖、顾巧英、杨逢庭、娄博

生、谈冠英、陆人骥、诸圻、华铮、白宰理、吴小仲、方启敖等多位代表我国中教水平的优秀教师，都是这样辛苦探索、反复切磋，才形成各门课程最佳教学方案的。

许多上中老三届学生都说，他们以后能在文革艰难岁月独立思考、顽强自学，又能在改革时期自觉获取新知识，纷纷建立不菲乃至优异成绩，首先应该归功于母校上中。

“文革”浩劫突然爆发，竟使偌大的上中园，不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。叶校长因是全国名校校长，被蛮横地打成封“资修教”育路线代表人物；又因1927年15岁时曾加入共青团，1932年一度被捕又与组织失联，后加入抗日团体，1946年正式加入共产党，被无理地诬为“叛徒”，遭受种种残酷迫害（这些遭遇，在《掬水留香》里都有记载）。

然而，叶校长却是打不垮的老英雄。他不顾挨批挨斗，仍然住在上中园，每晚照例巡视3百亩教学园



■ 上海中学，摄于上世纪60年代



■ 上海中学老校长叶克平

地，守望3万平方米学校建筑。只是，上中已被张春桥亲自勒令停办，园内杂草丛生，楼内一片漆黑，他身边不见师生踪影，唯有心中燃烧的正义与希望之火，照亮前方漫漫长路。

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我们几个老三届学生，前往上中园拜望叶校长。老人家既高兴又伤感，紧紧拽着我们的手，含着泪说：“复校还是没有消息。不过，从上中被专横地撤销那天起，我就坚信它会重生的。我一定要为复校‘时刻准备着’。”说完这话，他便又快乐地笑起来。

此时的叶校长，实可谓“老当益壮，宁移白首之心；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”。正如一位现在在北京工作的校友所说：“给了我们受益终生的启蒙。他的正直和善良，是我们每个学生效仿的榜样。”

1978年，上中在各界翘盼中

“浴火重生”。66岁高龄的叶校长，迎着满目春光步入龙门楼，再次出任校长。有人担心，白发老人重建的上中能否重振雄风？他沉着地回答：“我心里踏实得很哪！”他靠的是大爱在心，民主办校，全面育人，老传统与新现实接轨。

短短几年，新上中便以德智体全优的面貌，让世人赞叹。1984年，叶校长光荣退休，上海市府授予他“上海中学名誉校长”终身荣誉。他留赠的名言：“没有对学生的爱，就没有教育”，将永远为后人铭记。

上海市教育基金会“叶克平教育基金”，已于2014年11月隆重设立。谨以此楹联，表达我们对老校长由衷的敬意：“一生循大义曾傲霜雪曾挥真知救国忧民丹心灼灼唯望神州繁盛；两袖荡清风不趋功利不悔终身护苗育英恩泽灏灏永享桃李芬芳。”

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但在我们子女心目中很伟大。

一个人能历经战争硝烟，艰难困苦，社会变革，环境和食品污染，活过一个世纪，这本身就是奇迹。

从1911年至今，中华民族经历了辛亥革命，国内革命战争，抗日战争，解放战争，新中国成立，历次政治运动，改革开放——这是一个中华民族从衰败没落，到奋斗自立，崛起自强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纪。从母亲身上，我们仿佛看到了这种是世纪印痕和民族风骨。

母亲1915年生于江苏江阴。外公写得一手好字；外婆是裹小脚的家庭妇女。外婆曾让年幼的母亲也裹小脚，被倔强的母亲屡屡扯掉。

据史记载：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上海纺织业的工人大部分来自江苏浙江，江阴同乡会在上海是比较大的一族。母亲12岁那年，大约就是随这个工业潮流到上海一家袜厂做工谋生的。母亲曾告诉我：当时做工很苦，每月薪水只有12个铜板，中中还要拿出5个铜板给尚未进厂工作的弟弟（我的舅舅）生活。有一次做工时，拿摩温把一个梭子故意踢到母亲脚前，叫她捡起来。母亲边操作织袜机边踢回去，叫拿摩温自己捡。我曾根据电影《星星之火》的观感问母亲：拿摩温很凶的，你没被打吗？母亲说：你硬她就软。母亲的倔强可见一斑。我念中学时，曾把这段故事写进一篇作文，被老师当作范文给全班同学讲解。

解放前，我家住在上海国际饭店后面，白克路（今凤阳路）317弄，老房子狭小，家里人口多，很拥挤。父亲很聪明，什么活都会一点，在家里是个能工巧匠。他买来建筑材料，想将狭小的房子重建。一个念过大学的远房亲戚知道后嘲笑说：你们没文化，又没钱，还想自己盖房子？

母亲听了以后，从此在心中埋下了两个梦想：要培养孩子上大学；要有自己的房子。

解放前，要养活一群孩子，还要让孩子读书受教育，其艰辛、勇气、父母的承重可想而知。母亲常对子女说：我没有文化，只能吃苦，你们要好好读书，将来可有出息。

我家原全靠父亲一人工作养活全家。为摆脱家庭经济困境，能干的父亲从虬江路旧货市场买来一台切面机，让母亲在家附近的菜场里摆

母亲，一个世纪的回想

◆ 陆海光

【作者简介】

陆海光 1951年生于上海，先后任职于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《剑与盾》杂志编委、《人民警察》杂志副编审，《东方剑》杂志编审，上海公安文学创作分会秘书长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。主要作品有：电视剧《越狱》《黑色布谷鸟》；作品集《神龙号准时启航》《萦绕在琼斯号上的迷雾》《志士年华》《戴厚英之死》等。

一个做切面的摊位，大哥趁上学前后的空余时间帮着送货，以此增加家庭收入。

母亲先是接触解放军，然后才知道共产党。上海解放前一天，刚入城的解放军炊事兵一时没了切菜刀，无法为战士们做菜，于是上门向母亲借切菜刀和一块面板。第二天早上，母亲看到解放军战士都睡在南京路上；队伍开拔前，又把菜刀磨得锃亮，连同面板物归原主。母亲很受感动，对我大姐说：解放军不拿老百姓东西，是保护好人的队伍。

上海解放不久，我大哥参加了解放军，我家成了被优待的家属。

1954年，电管局给父亲分配了房子。我家从凤阳路搬进了上海第一批工人新村——天山新村。不久，母亲被选为居委会主任，这是上海第一代天山街道居委会主任。

母亲对公益事业热心了，常常是回家吃口饭就去忙她的群众工作。我们家与其他家庭不同，父亲主内，母亲主外。有一次，被邻居称为“鸭司令”的家中夫妻吵架。“鸭司令”家中一群鸭养得很多，但人有点“蠢头蠢脑”，不许外人劝架。他手里拿把切菜刀，说：“谁来劝，就劈谁！”居委会管治保调解的敢去，来叫母亲去。当时我家正在吃晚饭，父亲怕母亲遭伤害，叫她别去。母亲放下饭碗，还是勇敢地去。母亲一进门，“鸭司令”便举刀威胁。母亲大喝一声：你敢，无法无天了！母亲靠在居民中的威望，一下子镇住了“鸭司令”。“鸭司令”一愣之际，母亲夺下了他手里的刀，和风细雨地解决了他们的夫妻矛盾。



■ 母亲百岁(前)和她的大女儿



■ 上海市代表团访问兰州(前排右二为母亲)

1958年，在那个跃进年代，记得左右邻居的“家庭妇女”都陆续去工厂工作了。我家是个多子女家庭。家中工作的少，读书的多，经济拮据。父亲叫母亲也报名去工厂工作，以增加家庭收入，但母亲仍热爱坚守只有极少津贴（每月8元），没有工资的居委会工作。居委会办食堂时，母亲还慷慨地把家中大号的钢精锅都支援给了食堂。

母亲辛勤地串百家门，热心地为居民办千家事。新村里的居民都亲切地称她为“尤大姐”。母亲文化程度不高，但记忆力特别好，千余家情况她都能了然于心。记得当年天山新村派出所有个被居民称之



■ 母亲访问延安时(左一)

为小张的户籍民警，常来找母亲商量工作，了解有关户籍情况。

上帝是公平的。“文革”前，做居委会工作没有工资，但为母亲日后长寿打下了基础——母亲上门为百姓办事，全靠双脚上下楼梯（那时没有电梯），换来了好腿力；母亲被居民尊重拥护，换来了好心情。

街道干部重阳节来探望母亲时，告诉我们：母亲历史上曾被评为上海市“五好”积极分子；当选过上海市第二、第三届人民代表；上海市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……

1960年，母亲还曾作为市人民代表，参加过“上海市代表团”，去西安、兰州、青海慰问过参加西北建设的职工，访问过延安。当时参加这个慰问团的还有电影界金焰、戏曲界王文娟、科影厂的殷虹等社会知名人士。母亲到大西北慰问，这也给当年积极响应市政府号召，从上海报名支内，参加兰州电厂建设的大女儿极大的精神鼓舞。

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母亲还有件事觉得很自豪。她的3个儿女先后考入了清华大学、同济大学、北京电影学院，实现了她矢志培养子女上大学的梦。

跨入新世纪后，母亲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子女陆续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新房子。我的二姐还在上海特意买了大房子让她去住。母亲的又一个梦实现了。

母亲退休后，生活简约。每天有规律地早上拜观音，甩手做操；下午午睡后外出散步；晚上看有白玉兰标记的新闻。她关心健康知识，少吃多素，不喝牛奶，不吃隔夜菜隔夜

水，经常清理掉冰箱内长时间不吃的食品。她长期坚持吃花旗参，施尔康。她喜欢穿女儿给她买的新衣服。她不囤积，有多余的棉被衣服总捐献给受灾地区，家里整理得简约干净。

母亲喜欢旅游，退休后，子女们几乎年年带她去各地走走。记得我们为她90岁祝寿后，带她去莫干山，她还不服老，执意要女婿陪她登上景点的最高峰。

母亲逐年衰老了。去年初，母亲因腔梗住进了医院。我们都担心她老人家要走了。然而，母亲的生命力很强，元宵节前一天，母亲奇迹般地出院和大家团聚了。

母亲生于1915年。我们都为母亲能健康长寿活到100岁感到自豪。

兄弟姐妹们半年前就召开了为母亲百岁祝寿的“筹备会议”，并在微信“家人圈”里发了预告。按照母亲的意思：祝寿只限家庭内部，不要给亲戚朋友带来负担。

我们选择了一家环境优雅的五星级酒店为母亲百岁祝寿。母亲的三十多名子孙后代，从天南海北早早汇聚到了上海。

祝寿那天，母亲穿上了儿女们为她买的新衣服，儿孙们带来了鲜花和生日蛋糕。我们四世同堂，像是过盛大的节日。

生日蛋糕是一个大大的色彩鲜丽的寿桃。儿孙们和母亲一起吹灭了蜡烛。母亲没有许愿，也许她已经圆了她所有想圆的梦。

寿宴上，大哥代表大家庭向母亲敬祝寿词；女婿、媳妇也争先恐后地即席发言；孙辈们还为老太太表演了各种才艺节目，气氛融融。

母亲看了，不断露出幸福的微笑在这弥足珍贵的日子，子孙们都抢着和老太太合影。母亲尽管已显得衰老，但她仍提起精神，睁大眼睛，向我们鼓掌，向我们挥手。让我们用相机记录下她过100岁生日时的精神风貌。

